



图2 闹蛾金钗



图3 镶金白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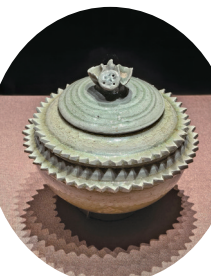


图4 青釉双层锯齿盖罐



图5 青釉七联罐



图6 白釉龙柄传瓶



图7 白釉鸡首壶



图8 白釉兽面纹双系扁壶

从生命史到时代史

——“李静训和她的时代”展别记

王龙霄

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西安城西梁家庄发掘了一座隋代墓葬。墓中出土的石棺槨、墓志及230余件随葬品保存完整、制作精美，让墓主人——一位年仅九岁便夭亡的女孩李静训——在尘封千余年后走入公众视野。2026年4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自主策划的“李静训和她的时代”展，首次将馆藏240余件(套)相关文物较为完整地集中呈现，同时汇集陕西、山西、河南、宁夏、天津等地区10余家考古文博单位的150余件(套)文物珍品，以李静训墓为切口，力图勾勒隋代政治制度、经济交流、社会文化与民族融合的多维图景，其策展思路、展陈逻辑与阐释方式，均有可深入讨论的空间。

从生命史切入的时代入口

李静训墓的考古材料天然具备“以小见大”的叙事潜力。墓志铭文清晰记载了她的家世：曾祖父为北周骠骑大将军李贤，外祖父为北周宣帝宇文赟，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与独孤伽罗的嫡长女。其父李敏官至左光禄大夫，母宇文娥英为宇文赟之女。一方墓志，牵出李氏、宇文氏、杨氏、独孤氏四个深刻影响北周至隋唐历史走向的家族。而李静训本人“字小孩”，自幼由外祖母杨丽华抚养，在万千宠爱中度过绚丽而短暂的童年，大业四年(608年)随外祖母赴沙罗宫避暑时染疾夭亡，最终被安葬于隋大兴城内休祥坊万善尼寺——这一葬地违反了隋代“在京师葬者，去城七里外”的律令，足见杨丽华对这个外孙女的舐犊情深。

策展团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材料的情感穿透力。展览第一单元“芝兰天挺”以李静训的个人故事为主线，从石棺槨、墓志、陶俑(图1)到闹蛾金钗(图2)、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镶金白玉杯(图3)、按“永藏金地”“珠珰并曜”“杯箸披辉”三节次第展开。展厅入口处，经过修复首次亮相的闹蛾金钗格外引人注目：形态不同的六瓣形金花组成繁茂花丛，花蕊或镶嵌珍珠、或粘接银质小泡，一只以金丝编织而成的展翅飞蛾立于花丛上方，呈现“闹蛾扑花”的灵动意境。展板上辅以紫外线摄影和高分辨率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图，直观展示金银合金的材质成分与制作工艺——这是国博文保团队将修复与研究前置到展厅的有益尝试，让观众在感受华美之前，先理解文物作为研究对象的物质属性。

同一单元展出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由28个嵌有珍珠的金质球形链珠串联而成，下端居中圆形金饰上镶嵌鸡血石，下挂心形金饰嵌蓝宝石、黄金、珍珠与红蓝宝石交相辉映。其球形链珠的焊接工艺传统可追溯至地中海沿岸，鸡血石与青金石产地指向中亚与西亚，整体风格折射出隋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广度。这些随葬品不仅是长辈宠爱的物质见证，更是那个时代手工艺水平与跨区域交往的缩影。展览于此完成了从“一个人的故事”到“一个时代的入口”的叙事铺垫。

文物组合的对比陈列

如果说第一单元以情感为驱动，那么第二、三单元则以器物类型学和文化交流史为脉络展开，将李静训墓出土文物与同时期其他墓葬的同类器物进行对比陈列。李静训墓有明确纪年(大业四年)，其出土器物是可靠的隋代标准器，以其为坐标引入其他考古材料，可在时代与空间两个维度上展开比较研究。

第二单元“青白交辉”聚焦李静训墓出土的瓷

器，分“采璧成温”和“繁霜增馥”两节，对应青瓷与白瓷两大系统。李静训墓的青釉双层锯齿盖罐(图4)釉色青灰、有冰裂纹，肩及腹部各有一周三角形锯齿装饰，罐钮为荷叶与莲蓬组合造型；青釉七联罐(图5)则由七个大小相同的瓷罐用瓷釉粘连，一罐居中六罐环绕，俯视如盛开的花朵。与之并置的，是陕西、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同时期墓葬出土的青瓷，涵盖岳州窑、洪州窑、相州窑、邢窑等南北窑口的产品。

白瓷展区同样遵循这一逻辑。李静训墓出土的白釉龙柄传瓶(图6)、白釉鸡首壶(图7)、白釉兽面纹双系扁壶(图8)，与河南安阳范粹墓出土北齐黄釉乐舞图扁壶等形成对话。其中，白釉兽面纹双系扁壶以兽面与忍冬纹为饰，范粹墓黄釉扁壶则模印胡人乐舞场景，二者器型上的相似与装饰上的差异，既提示了此类扁壶可能源自萨珊波斯金属器的共同祖型，也反映出不同社会语境下对异域元素的差异化接受。

第三单元“丝路流光”将这一对比逻辑推向更广阔的地理空间。李静训墓出土玻璃器24件，包括绿玻璃盖罐、绿玻璃扁瓶、玻璃珠饰等。其中绿玻璃盖罐和绿玻璃扁瓶被列为禁止出国展览文物。前者器型为典型中国式罐，材质为本土高铅玻璃；后者以吹制工艺成型，材质为钠钙玻璃，工艺与西亚玻璃相近。两件器物并置于同一展柜，本身就是隋代本土传统与外来技术并存的生动注脚。展览将这批玻璃器与陕西西安隋净藏寺主墓出土玻璃双陆棋等同时期玻璃制品一同呈现，辅以对隋大兴城、洛阳城等国际都市背景的文字介绍，试图勾勒北朝至隋代玻璃技术从西亚传入、被本土吸收仿制的完整链条。

这一部分的沉浸式数字体验值得单独提及。以国博馆藏北朝石堂图像为素材的动态展示(图9)，将石堂表面线刻的日常生活、宴饮出行、宗教祭祀等场景加以动画还原。石堂是北朝时期入华粟特人采用的汉式葬具，其表面图像还保留有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祭祀等中亚文化元素，是文明交流在葬俗领域的典型遗存。动态演绎让这些原本模糊、静态的线刻画面变得可感可读，技术手段起到了辅助阐释的作用。

家族网络与大时代

第四单元“区宇宁一”是展览的升华部分，分“家荣戚里”“梵音流布”“再造新声”三节。策展团队在此将镜头从李静训个人拉远，通过其家族网络及其同时代重要考古发现，尝试呈现南北朝至隋代政治整合、文化融合的宏观进程。

“家荣戚里”一节以李静训墓志引出的四个家族为纲，展示相关墓葬出土文物。李静训曾祖父李贤夫妇墓出土的鎏金银壶是明星展品：环形把手顶端铸有深目高鼻胡人头像，腹部锤揲古希腊神话“帕里斯审判”故事图像，兼具波斯萨珊、希腊化与中华文明特征，是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交融的经典图证。展板上李贤家族、宇文氏家族、独孤氏家族的关系图谱，将墓志中的文字信息转化为可视化的血缘与政治网络，方便观众理解关陇集团内部通过联姻形成的权力结构。李静训曾外祖母独孤伽罗的父亲独孤信，长女为北周明敬皇后，四女为唐高祖李渊之母，七女即独孤伽罗本人，唐代史书称“周隋及皇家，三代皆为外戚，自古以来，未之有也”。这一节通过展示独孤信墓、独孤罗(独孤信长子)墓出土文物，让文字记载有了物质承载。

“梵音流布”一节讨论佛教在隋代社会生活中的渗透。李静训葬于万善尼寺，墓上建塔、模仿舍利瘞埋方式等葬俗细节，被置于隋文帝杨坚与独孤皇

视点



图1 李静训墓出土石棺槨、墓志、陶俑



图9 以北朝石堂图像为素材的沉浸式数字体验

后“深崇佛教”的时代背景下加以理解。这里的论述没有停留于宗教政策层面，而是落到葬具、葬地、葬仪等具体物质形态，是从考古材料出发讨论思想史问题的尝试。

“再造新声”以近年考古发掘成果为依托，串联起北魏迁洛之后的新风尚、北周墓葬呈现的多元文化融合尝试、隋代段文振墓等反映的统一后文化整合，勾勒出百余年间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考古学脉络。展览结尾展示的各地出土隋代陶俑——劳作俑、乐舞俑、侍女俑、文吏俑、武士俑——是这个时代普通人民形象的真实剪影，与展厅入口处李静训的石棺形成首尾呼应：从个体生命出发，最终回到更广大的人群。

展览阐释的讨论

本次展览策展立意独到，但在从文物陈列到历史论证的中间阐释环节上，似仍存在讨论空间。

其一，叙事主线在展陈推进中出现一定程度的游移。第一单元围绕李静训生命史的叙述较为紧凑，后续两个单元虽然始终以李静训墓出土文物为引子，对比陈列的结构也清晰可辨，但整体论述逐渐转向器物类型学和文化交流的专题梳理。第一单元建立起来的人物共情在后半程有所稀释。当然，一个九岁女孩的个人经历客观上难以贯穿全部历史论述，这是题材本身的限制，但在人物线索与器物线索的衔接上策展仍有加强的空间。

其二，展览说清隋代统一融合的历史意义，但文物证据以北方墓葬为主体，南方地区的隋代考古材料较少纳入。这使得南北文化融合的判断在展厅中缺乏直观的物资支撑，更多依赖于展板文字的表述。

其三，部分展项的阐释信息不够充分。展板说明以标注名称、年代、出土地为主，对器物功能、使用语境及其与展览主题关联的解读着墨不多。前述的沉浸式数字体验厅，缺乏图像的来源、人物的族属以及场景的宗教内涵等背景介绍。不少观众将此视为精美的“动画背景”拍照留念后离去，多少忽略了其背后揭示的文明交流的关键信息。

总体而言，“李静训和她的时代”展以一位早逝女孩的生命史为引，将隋代物质文化的精华与中外交流的广阔图景浓缩于展厅之中，体现了近年来博物馆策展理念的探索。从闹蛾金钗的细金工艺到鎏金银壶的希腊神话，从白瓷的奢侈品属性到玻璃的跨洲际旅程，这些散落于不同单元的信息碎片，拼合出一个短暂王朝兼容并包、承前启后的时代性格。

中小博物馆 透视

场、专用牲畜围栏、成片灰坑等遗迹，聚落规划功能分区清晰；出土标志性夹砂红陶釜、器沿饰压指甲纹附加堆纹，兼砌加固与装饰。动植物遗存证明当时先民渔猎、原始水稻种植、家畜圈养并行发展，是鲁南目前经碳十四测年确人最早的稳定定居聚落。

岗上遗址：五千年前海岱地区超级古国实证

作为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岗上遗址是海岱地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都邑性中心聚落，遗址总面积80万平方米，郭河两岸夯筑城址达40万平方米，为同期海岱地区规模最大城邑，实证鲁南乃至海岱地区五千多年文明化进程，是中华文明起源关键阶段重要实物证据。

城址与聚落 夯土城墙与外环壕完整闭合，东西长800米、南北宽500米，大规模土建工程证明当时已具备强大社会组织与资源调动能力；城外商村北、西康留、王开二村等小型聚落环绕，形成“中心大城+卫星村落”层级化聚落体系。

阶层分化物证 遗址南北两区墓葬等级悬殊。南区M14四人合葬大墓设三联棺、头箱边箱，随葬陶器超300件，配套成套玉钺、鹿角礼器、鳄鱼骨板；小型墓葬仅单人薄葬、随葬寥寥，清晰反映贫富分化与早期礼制形成。

跨区域文化交流实物 展厅展出折线纹彩陶壶、三足彩陶钵、彩陶筒形器，白彩多层折线纹饰融合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艺术风格，是五千年前黄河流域东西文化双向交融的直接实物；成套镂空高柄豆、觚形陶杯、陶埙响器等专用礼器，完整展现海岱早期礼乐制度萌芽。

(下转7版)

2026年4月27日，“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启幕。展览甄选20余位艺术巨匠的36件重磅作品，首次将“文艺复兴三杰”的重要作品一次性呈现给中国观众。自开展以来，广受社会各界好评，观众络绎不绝，成为京城乃至全国现象级文化热点，既实现了中外艺术的深度对话，更彰显了新时代大众美育的蓬勃活力与显著成效。

展览脉络：一部浓缩的文艺复兴美术史

此次展览由中国美术馆、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和宝丰集团·燕宝慈善基金会共同主办，这是两大重要美术馆的深度携手。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坐落于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是美第奇家族艺术收藏的核心载体，素有“文艺复兴艺术宝库”的美誉，馆藏涵盖了文艺复兴时期几乎所有重要流派、代表画家的经典作品，是全球研究文艺复兴艺术的重要阵地。中国美术馆作为国家级美术殿堂，见证了新中国美术事业的蓬勃发展，在典藏精品、展览展示、公共教育、对外交流等方面守正创新，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经典之作引入中国，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人文主义的艺术光芒，不仅将西方艺术瑰宝呈现给大众，更是为中西交流搭建起对话的桥梁。

展览从艺术史发展和艺术风格演进展开叙事，分为三个篇章：第一章“人文曙光——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汇集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波拉约洛、波提切利等大师的创作，展现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面貌；第二章“群星璀璨——拉斐尔和16世纪意大利绘画”展出拉斐尔的3幅珍贵肖像画，以及蓬托尔莫、布隆齐诺、罗索·费奥伦蒂诺等样式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呈现意大利文艺复兴与样式主义绘画的发展风貌；第三章“光色交响——威尼斯画派和卡拉瓦乔”展出威尼斯画派代表画家乔瓦尼·贝利尼、乔尔乔内、提香、丁托列托等大师的作品，包括《花神》《勒达与天鹅》等美术史上的经典名作。这样的策展思路系统呈现了文艺复兴艺术从兴起、鼎盛到转型的完整发展脉络，集中彰显了人文精神的丰富内涵。从这个意义而言，本次展览既是一部浓缩的文艺复兴美术史，也是中意文化交流深度合作的重要成果，更是中国美术馆践行文化使命、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生动实践。

肖像叙事：跨越时空的人文对话

本次展览中，肖像画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些肖像画不仅塑造了人物形象，也呈现了肖像人物所处时代的社会结构、审美风尚与权力象征。

展览将布隆齐诺的《“豪华者”洛伦佐肖像》作为开篇，将观众带入历史语境之中，意图与观众讨论文艺复兴的由来。随着商贸生产力发展，佛罗伦萨积累大量财富，以美第奇家族为首的城市统治者成为核心艺术赞助力量。“豪华者”洛伦佐执掌时期，美第奇家族迎来黄金时代，长期资助波提切利、青年米开朗琪罗等艺术家，扶持人文研究、营建公共建筑。雄厚的资金保障艺术家免于生计困扰，得以复兴古典审美、探索人文表达。展览以唯物历史观的视角向观众展示，传世杰作的诞生是历史发展推动的结果，商业繁荣孕育赞助阶层，赞助人制度打通资本与艺术创作，成为推动文艺复兴萌芽与繁盛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

展厅第一章还展出了波提切利的《圣母子像》，该作品属于室内壁挂圣像画，用于私人虔诚活动。画中的圣母温柔地拥抱着将侧脸贴近她的圣子耶稣。画中圣子金色头发、面颊圆润，满怀温情凝望圣母。不同于中世纪艺术中疏离、肃穆的神圣形象，这幅作品褪去了神性的冰冷距离感，着重刻画真挚朴素的母子亲情。画家将世俗人间的情感注入宗教题材，正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鲜明的体现。不再将神隔绝于凡人情感之外，而是挖掘神性之中共通的人性，肯定人的情感价值，以世俗温情重构宗教图像，彰显这一时代对人的情感、个体价值的发现与颂扬。

展览第二章展出了拉斐尔的三幅肖像画，大师以优美诗意的绘画语言诠释人文主义理想。以《伊丽莎白·贡扎加肖像》为例，华贵的家族纹章长裙、宝石额饰与金饰项链，直观烘托乌尔比诺公爵夫人尊贵的地位和女政治家的身份。人物面容沉静，含蓄的微笑透出典雅的疏离感，微妙的神态捕捉传递出鲜活复杂的内心情绪。伊丽莎白·贡扎加是文艺复兴时期知名的女性艺术赞助人，她倾力营建乌尔比诺宫廷文化氛围，扶持艺术家与人文学者，推动人文思想传播。拉斐尔这幅肖像突破传统肖像范式，重视刻画人物独特的精神气

跨越山海的人文回响

「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展览综述

刘凤阁

质，生动体现了人文主义对个体价值与内在心性的关注，也清晰记录下乌尔比诺公国家族统治的历史，以及赞助机制对艺术革新产生的影响。

展览第三章展出了卡拉瓦乔的两幅肖像作品《枢机主教肖像》和《马耳他骑士像》。画面运用了标志性的卡拉瓦乔式自然主义与光影手法，强烈光影塑造出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充分凸显人物的威仪气魄。卡拉瓦乔的创作生涯与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深度交织。《枢机主教肖像》创作于罗马时期，彼时他依靠教会权贵的赏识获得发展机遇。而后画家因伤人命案被迫逃离罗马，辗转流亡，《马耳他骑士像》正是他避难马耳他期间的重要作品。光影不仅是他革新绘画的技法手段，更映照出时代个体的挣扎。相较于文艺复兴盛期理想化、诗意化的人物塑造，卡拉瓦乔摒弃完美范式，直面人性复杂多面的真实样貌，推动艺术从典雅的人文理想，转向对现实人性深刻、直白的观察与表达。

美育延伸：让经典艺术走进大众生活

为打破艺术与大众之间的壁垒，充分发挥美术展览的美育价值，中国美术馆策划开展系列丰富配套活动，推动艺术走出画布，深度融入大众日常生活。

馆内举办“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卿云大讲堂系列讲座，搭建专业研讨平台，深挖文艺复兴艺术内涵，构筑学界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实现专业艺术研究与公共艺术普及的双向赋能。

面向普通观众，开设“致敬巨匠——中国美术馆暑期公益临摹画室”，引导观众近距离体悟大师绘画技法，切身感受经典艺术的创作脉络，读懂经典，感受经典。同时，升级观展服务，上线展览标准自动语音导赏，并增设儿童专属导赏版本，为不同年龄段观众提供精细化观展讲解；聚焦老年观众需求，开设银发专享观展服务，并定制银发专享版展览宣传单，实现观展服务全覆盖。

展览文创衍生品持续火热，“文艺复兴三杰”“奏乐小天使”等主题文创产品几度售罄，文创产品在小红书、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实现破圈传播，成为“网红”产品，吸引众多年轻人走进美术馆，感受艺术魅力。截至8月初，该展已迎来第20万名观众，充分彰显中国美术馆以展览为载体，持续推动中外文明交流、践行全民美育的使命担当。

艺术无国界，精神共相通。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承载着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即便跨越数百年时光，依然能与当代观众产生情感共鸣。此次展览，不仅通过这些跨越山海的艺术瑰宝，让大众汲取艺术力量、传承人文精神，还有力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温暖而持久的艺术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美术馆)



《圣母子像》



《马耳他骑士像》